識遺 (四庫全書本)/卷1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識遺　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識遺卷十　　宋　羅璧　撰

天幹地支　　古樂

夢卜　　圜扉

名犯聖賢　　服節

社稷　　九夷

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寃官歷　　月受日光

文尚喻　　儒者生殺

天幹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水辰戌丑未為土幹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幹配五行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　　四要之五陽數屬天故奇圓為天四陰數屬地故偶方為地幹支一本天地非誣也幹本十又奇函偶陽包陰天統地也支本十二而偶後奇陰附陽地承天也二氣錯綜萬物化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古樂

書論韶樂之感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宋子京謂此后夔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鳳儀獸舞也盖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階陛之阻有營衛之密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衆賓間耶若祖考來格亦豈儼然見之乎又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等語説者亦謂誇美聖德之辭周禮言樂一變致羽物川澤之示再變致羸物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丘陵之示四變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土示六變致象物天神又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禮史記述師曠鼓琴曰一奏　　鶴二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翼舞復鼓雲從西北起大風至雨隨之飛廊瓦其後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樂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敢知今樂自晉魏以來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髣髴何耶想亦史氏誇辭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余謂憑以决細微可矣將相係國安危才否未諳但參夢卜可乎髙宗夢傅説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置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擬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艱舜傳禹驗之治水委之征苗參之歷數狥詢謀龜卜而後定髙宗以一夢立相何易也後世固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搶攘猝急之際若齊桓相管仲以鮑叔為之先漢髙將韓信亦蕭何薦其才販繒屠狗之流皆識其有一長始乃舉用未聞以想像决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决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出實太公就之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德而徒以一旦非熊之形象乎則卜載歸師之説史遷無謂也〈闕〉　　修和有夏之佐曰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則五人之外無太公一語至武王予有亂臣十人説者始益以太公詩述武王牧野之戰曰惟師尚父時維鷹則太公特以韜畧為武王兵師遷未詳也竊疑書曰賚予良弼因説立相早故假夢以神其入不知昧於聖人審重之旨也或又謂髙宗識傅説武王識太公而衆人

未知故假夢卜進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賢

圜扉

古圜上圜扉按圜圓也圓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獄名圜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圜土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均臺殷曰羑里秦曰囹圄漢曰若虛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通矣唐堯虞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為〈缺〉梁有虞舜官太常薦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初興亳湯殷因以地號曰成湯猶言成周然犯雖非其名而與聖人相犯亦不雅〉顏回孔門髙弟而晉有顏囘為羌師書兩伯夷〈一虞秩宗一諫武王〉論語兩南宮括〈一論古一十亂中〉共工氏覇九州而舜時垂官共工相類曽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羿善射一帝嚳之臣一有窮之君然則漢以來兩龔遂兩京房之類無恠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盖齊斬三年則氣歷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時則物已成緦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皇氏謂鬼神幽暗故齊則緇〉鄭　曰三代下冠衰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來吉凶異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別而白布專為喪冠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勾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穀其神曰后棄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徧敬故封五土為壇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五穀為壇而祭之然獨祀稷者以首種為百穀長爾雅粢盛亦釋稷土神之祠於家曰中霤其形皆如陶竈詩曰陶復陶穴是也其中穴明雨四霤之因名室中曰中霤後世易為屋漏朱文公謂當於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遇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有世臣把住如魯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手况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轍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曰乘桴浮於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入夷狄哉盖深歎中國無可與有為之人也九夷張儀李斯説曰楚破南陽九夷内許沛鄢郢危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謂為楚地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為楚即之甚邇何以歎為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為　　莵書宅嵎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後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九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歎意其九夷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殺惠伯曰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間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毁廉頗曰與臣坐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遣取藏中蜜蜜有鼠矢魏高歡妻微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缺〉馬矢以食東坡詩但尋矢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皆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漢高祖罵儒生曰迺公於馬上得之及其病却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謂王府僚佐曰何用碑為與後人作鎮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唐高祖相隋國柄歸已羣下請加九錫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尊而飾讓心竊耻之宋藝祖削平諸國諭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江南徐鉉為李煜陳子事父之説祖曰汝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饗太廟有司陳禮器曰我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文公謂藝祖氣象剛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同曹孟德司馬仲達貽譏於石世龍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進之途曰戚寵曰貲粟曰世澤曰吏勞曰吏託而惟文武取人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射不足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制畧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却曰一劒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

不經綸武昧方略弊也久矣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諶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蠢不如種敵國之事種不如蠢　　齡能謀如晦善斷姚崇知變宋璟持正黃霸長於治郡劣於為相夏侯淵長於設變短於總衆爾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晉殷浩唐房琯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虛聲誤國故桓溫謂浩為令僕足以儀型百僚督師非其任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可大槩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材實徃徃受弊不思古以夔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此皆唐虞明試博詢度其材之所宜任之終身所以世道稱治〈王臨川曰皐夔稷契在唐虞皆終身一官不使更任其有降陟亦特以禄秩而已〉漢文景並美成康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此豈有資叙年勞哉武帝舉霍光輔昭帝官榮位顯者何限獨拔一奉車郎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役獨任一謝　　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設鉏篙使相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長赦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髙宗幸東都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釋械以從倚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監軍牽制主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乞詔官長自保任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宦官宦官亦自請罷盖使中閹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惡且不歸怨於我文潞公為相日穿漯渠會仁宗不豫司天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穿公請遣前言不利司天相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別有妨已當其咎乃更言前穿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制之也元祐初司馬温公為相矯王介甫之失弛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日盡改之使温公當時改作盡以此策待之則異日紹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時諸人似皆可用且人豈皆甘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願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勝吾曹故人才在君相變化之爾侯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即是觀之古今局面更張夫非變化人才之機哉

東南國勢

楊誠齋言於紹興曰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宫此楚莊闔閭子胥種蠡所以强覇用武為根本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髙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所以興起之地〈缺〉　　限其東三江五湖繞其南此六朝所恃以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缺〉　　之粟市西戎之馬

而號召荆楚之奇才此漢唐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以為資而乃不能以自存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國可證方曹操劉備孫權割據各欲占取荆州故先主方有荆州魯肅説權謀取〈缺〉

以下東南控〈缺〉

則可瞰宛洛下吳楚〈缺〉

蜀嘗假荆矣又爭於吳吳卒圖關羽全取〈缺〉

陽襄陽南鄉入魏〈缺〉　荆南郡零陵武陵入蜀江夏

桂陽長沙入吳禹貢今荆之地遂裂為三其後吳得荆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無以圖魏魏晉有襄并吳卒自襄始危驪唐嘗著論曰得江陵則可以窺襄陽固巴蜀失江陵則无以保武昌興九江〈武昌處沅湘洞庭衆水之會故吳缺宋齊梁為盛府九江處江西畱陽彭蠡缺之會故晉以來皆藩住二郡實蔽全吳〉得襄陽則

可以通巴峽綴關輔失襄陽則必須保巫峽護江陵襄陽一失則天下事無可言者余按江水原岷山出夔峽江實為長江上流孔明謂荆州利盡南海者此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出興洋襄陽實衆水上流庾翼謂進可以掃秦趙退可以護江流者此也〈漢水至武昌下與江水合失漢上流則水路中襄可缺江中流江陵上流之保遂為虚襄陽蔽江陵又杜漢入江之委也〉吳陸抗嘗言上流有警乃社稷安危之機當傾國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以堕甑視襄豈特出孔明庾陸諸人之下亦豈有方翥〈缺〉　者哉建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國切切荆襄盖深者也

前定

大數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時預識亡秦者胡王莽未篡夏良賀言漢歷運當中衰子雲太　　言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髙祖至孺子嬰二百一十四年〉隋文臨御卜葬者説言三十為三千二世為二百晉牛繼馬後符元帝郭璞推江東與中原分合至三百年當

復合唐李淳風言武氏殺唐子孫宋興已有過唐不及漢庚申〈缺〉　　及寒在五更頭等說〈舊傳太宗卜世於陳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頭又有缺　　風雨蕭蕭欲曙天莫道五更天便猶怯缺　　半更眠因此宮漏增為六更按宋以庚申起運將及第五庚申而己未警於江又五年理宗薨十年祚移五庚申後又延十五年豈半更眠之兆也〉

冥官歷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夜必衣冠焚香拜告〈缺〉

寢即計一日食飲之費及所為之事〈缺〉

必求稱之司馬温公曰吾無過人者〈缺〉

學見之實踐如此東坡志林著蘇子〈缺〉

罪冥官曰子歸置歷一通晝之所為〈缺〉

述〈缺〉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謂趙范司〈缺〉

之在側也〈缺〉

冥官歷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資日而明京房曰月與星陰者也有形無光先師云月體似鏡其照處明不照處暗張衡曰日譬火火外光月譬水水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射月暗由於日之所蔽當日則賦光盈就日則光盡洪容齋五筆述太史劉孝榮之言曰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沈存中筆談曰月形如弹丸受光如粉塗月去日近則光一消漸遠則漸生明又曰凡天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詞援沈説且謂月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人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又援王晉説曰月生明之夕人望之則人在側但見一鈎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見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徃參其間雖晦剥復光具全明詳諸説則月光常滿人立有偏正因見光有虧盈非既死復生也余嘗因是驗之日沒天晦知天倚日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輒印置陰處動靜隨之水受日光

可推月光資於日矣星受日光之說亦嘗驗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蝕既晝晦星獨朗然日蝕光既星光自若何耶豈宋歷告終光固有常變之異耶

文尚喻

古人立言皆取象盖即龝可以明細因事可以識天理故詞每以喻而顯詩之多識禽獸草木蟲魚之名可證已若易龍馬龜牛魚狐鳥隼鴻雉虎豹狗豕豚羝羊鼠則鳥獸備也茅　　杞蘭葦竹木華稊株莽葛藟枯楊蒺藜叢棘碩果苞桑則草木備也户牖藩廬蔀屋牀几枕棐舟車鼓輿輪輻斧鬯甕缶筐鼎弧矢簋貳則器用備也雲月氷霜雨塗泥陂險淵田谷埜菑畬園巷郊邑川陸井石階衢城隍干磐陵穴則天地備也備服飾則簪圭襦帶袧紱袂裳是也備一身則耳目鼻舌牙頤面腹髮臀拇股肱心背腓趾是也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羨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欲定形性老氏之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遠庖厨循禮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麛卵諸侯无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老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與夫豺未祭不田獺未祭不漁草木黄落不入山林皆節以禮〉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絶髙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脱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鄴侯于海内無有應也故岫藏于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隆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識遺卷十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